國朝名臣錄 後一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一

白仁傑

字士偉號休菴開城人移水原弘治丁巳生嘉靖辛卯生員丁酉登第乙巳以獻納獨啓丁未壁書之變謫安邊辛亥放還退閒二十年至乙丑元衡敗死後歷校理提學大司諫大司憲官至右叅贊己卯卒年八十三

幼穎異孝友出天燕山荒亂撤民家公八歲出拜中使應對如成人中使異之曰吾當免而家其後再撤屋竟毁焉母夫人僦舍以居貧甚達夜執女紅公必侍坐母就

寢然後眠毋每韜燈假寐誘令先寢稍長慨然有求道之志

時金公湜爲大司成進諸生講學于國庠公俟諸生退從容問難所聞皆義理之奧學益進知靜菴趙文正爲世儒宗委己而師之就其宅旁講書室未幾靜菴被禍公痛斯文之不幸入金剛山歷年乃還

與愼公居寬爲友一日謝絶交遊閉門靜坐書九容九思於座右居三月愼見之驚曰君容貌辭氣大異昔時何修而致是乎

拜楊州牧使治化大行民皆尸祝歌曰白雪之白與君同

白心乎愛矣胡不爲傑去官而愈思慕立碑頌德

仁順臨朝問垂簾之近公進曰嗣君不至幼冲女主不可

以久聽國政 仁順不悅而罷未幾撤簾

進劉言趙光祖闡明程朱之學將與二帝三王之治而奸

臣南袞沈貞肆其鬼蜮搆成貝錦當今臨御伊始四方

風動宜追奬眞儒從祀 文廟

時大院君夫人小祥朝廷遣祭之議未决公言禮緣人情

殿下雖入繼大統而私恩不可盡絶無嫌於名義則所

宜遣祭以申至情 上從之憲府以爲不可駁遆

公棄官而歸家無儋石之儲居第僅足以蔽風雨取取官

糶以資朝夕　上特賜米菽公分與鄉黨親舊曰君賜也上章謝恩且言靜菴從祀之事欲自詣闕申請且請道峯書院賜額戊寅七月力疾入城會書院儒生自上章請之不許公卽還家（並牛溪撰行狀）
仁廟之初立也士林興起臺官欲啓雪己卯之冤其啓辭有曰己卯之士無非正直之人白仁傑時爲持平請抹其辭同僚或有怒變色者曰此言以可抹白傑曰君上不可以一毫欺也己卯固多賢士豈盡正直之人乎薦擧科革罷後復負冊䘵入科場者亦正直之人乎此指金明胤也後仁傑見明胤曰公是千百億化身人以爲

的論 石潭日記

順明等面對罪尹任等後獻納白仁傑獨啓曰自上政事雖微細之事當先明正大今者尹任事當議于院相處之而內降密旨于尹元衡使數三宰相直啓以定其罪定罪則是以其所以罪之者大失事體後日奸細之徒必曰此端而得志況罪人必正名定罪然後國人皆曰某人以某事被某罪也尹任等三人之罪只曰遠竄罷職遞差而無傳旨辭緣亦非國家法典之常也尹元衡受旨之初當防啓曰如此秘密之事使他人處之恐有後弊況以至親承順爲之弊將難救云則上無處事之

失下無貽弊之患而遽自相通于宰相使國家之事不
得出於光明正大請推考閔齊仁金光準以尹任論啓
事議于臣等臣等以爲國有大臣六卿此事不出於此
乃出於密旨不正甚矣齊仁等亦以爲然遂不論啓此
則可矣而元衡之失面對時不啓亦爲非矣況閔齊仁
以憲府長官聞密旨之下奔走於宰相之家有同傳令
軍卒是雖出於爲上慰勞之心而臺諫之體則掃如矣
執義宋希奎司諫朴光佑等與臣所啓之意相同而不
卽決啓徒煩辭避未免逡巡之迹非所以盡言責者齊
仁以下請並遞答曰密旨事於　宗社切迫不得已之

事也啓意與朝廷議處曰命招六卿以上傳曰白仁傑假託正庇護逆賊使深憂國事者不得自安老罷囚禁府推問大洛宋希奎以下並罷職尹仁鏡等回啓臺諫以言得罪則士氣摧沮請恕其愚妄不允仁傑元情入啓後因兩司啓命勿推放送

己卯之禍南袞為謀主斬伐士林而得保首領老死牖下輿情久而益憤今 上初白仁傑啓於經席繼以玉堂上劄暴其狀 上問于大臣追奪其爵靜菴先生贈領議政謚文正尊賢討惡之典行於四紀之後公論快之

並東閣雜記

丁卯七月以白仁傑爲弘文館副校理仁傑尚氣善敢言

乙巳秋羣奸將托密旨以害士林仁傑時爲獻納獨啓

言密旨之正言柳希春見其爲吐舌曰壯哉於是下獄

罪將不測適有救之者免死被謫　明宗末年復其職

累遷楊州牧使至是入玉堂

戊辰秋白仁傑謝病歸坡州仁傑志氣不羣而學術麁疎

喜於敢言亦不適用時奇大升沈義謙方有時望仁傑

語人曰奇大升果於自信必誤國事義謙以外戚安可

預政令之士類大抵皆義謙門客外戚之權不可大盛

聞其言者疑仁傑有攻擊之意或誤傳仁傑將去奇沈

於是士林譁然以仁傑爲嫉賢仁傑乃棄官歸鄉

十一月拜白仁傑爲大司諫下書召之仁傑不至成渾問李珥曰白公去就當何如珥曰白公立朝陳大計而主上不用則可以退矣今者君臣之間無可去之義只是有人言而已似當上來渾曰白公自言學術不足雖進不能有爲云珥曰若自量如是則非他人所勸沮也

己巳七月吏曹判書朴忠元免忠元素無才行浮沉取容馴致六卿及拜銓長物議殊不快鄭澈辛應時吳健會話見朝報相語曰此人豈合銓長客有聞者告大司憲白仁傑仁傑語其從子惟溫曰鄭澈辛應時使我駁忠

元吾姑忍之惟溫減其語於忠元忠元自知不爲清議
所容乃謝病免
庚午兵曹叅判白仁傑上疏大意其一則請罷弊政二則
請昭雪己卯乙巳之冤三則請以趙光祖從祀 文廟
四則請招李滉五則請致仕還鄉 上優奬以答下其
疏于大臣使之議啓
是時李浚慶權轍洪暹爲三公轍暹本以庸才循資以致
相位惟浚慶稍有時望但才識不足性又高亢無下士
受言之量當災害切迫人心汹懼之際別無建白士論
非之浚慶亦不自安由是與新進士類不協奇大升才

氣有餘論事果銳尤與浚慶積忤大升發憤棄官歸士
類多惜之白仁傑語人曰方今朝廷新舊不知大臣務
欲安靖其弊也渝士類務欲建白其弊也激當使調劑
得中吾欲見　上盡言之聞者恐仁傑言繁失旨反致
主上疑有朋黨乃力止之洪暹謂仁傑曰我作相何如
若有可相者在朝則吾何不劾我乎仁傑依違答之退
謂人曰退溪若上來則洪暹之位論遞何難特退溪不
來耳仁傑以忠直自許而學力不足精神已衰自　上
雖示恳寵宲不用其言士類亦不信嚮所親多勸仁傑
引退仁傑曰吾感聖情未忍快去耳仁傑之疏既發乙

巳之端衆情憤鬱咸以爲寃枉未伸致此旱災後慶尋
見物議雖抑乃牽東西壁請　闕請雲丁未己酉罪人
之寃削李苞鄭彥慤官爵猶未擧乙巳明日三司同發
請雲乙巳以下寃枉猶未擧僞勳
正言朴漸居家以孝友著名沈義謙與之深交李樑用事
之時漸見士林將被禍力勸義謙白其父領敦寧府事
綱逐樑樑卽竄漸不能韜晦自言其功名譽頗盛所交
皆名士門庭不靜漸才智不足又無學術而每發憂國
之言若聞善士不得淸顯之路則必欲薦于當路識者
悶其騃不知者樂其勢媢嫉者忌其名於是毁譽交至

薦以孝行與成渾等拜叅奉未幾登第白仁傑素不知漸只聞其名及成渾擢拜六品也仁傑乃白 上曰朴漸學行俱備當超 拜六品而柄用之 上嘉之命授六品物情未快忌者益衆人或尤仁傑誤薦仁傑曰我不知漸但聞與成渾並稱渾陞六品故妄意超拜令衆情未恊吾欲還白 主上受其命仁傑之志慮無定如此

辛未七月白仁傑解官歸楊州是時士類雖攄清要而大臣皆是流俗大小官議論矛盾朝廷乏清和之氣奸人之不得志者頗伺間隙及吳謙朴忠元相繼被論大官之庸碌者咸懷不平之心仁傑素服李浚慶之為人每

以士類之不附後慶爲恨有時發於言語且不取奇大升沈義謙每對人揚其過失士類疑之李元慶者後慶再從弟也失職怏怏甚欲朝廷生事 上舅鄭尚瑞亦欲攬權勢相與潛謀欲攻朴淳李後白吳健等凡十餘人名不能悉記 元慶欲藉仁傑及後慶爲聲勢每謁於仁傑暴揚淳等過失仁傑衰老不能辨是非元慶每托後慶之言以動仁傑元慶一日謂仁傑曰 上甚厭朴淳李後白等去之易也仁傑問于閔起文起文乃往見盧守慎元慶亦在座起文謂守慎曰白士偉欲妄作公須止之元慶曰此人決死生而舉事豈以他人之言中止乎起

文既出元慶謂守愼曰叔度(虎文字)非可信者今日與我同聽白公之言而乃告公止之此豈可信者乎須之仁傑亦見守愼曰士林之年少者氣頗盛欲抑制之守愼止之有李膺者得元慶遺昌瑞書示沈義謙之凡仁謙其略曰先見領樞(李浚慶)次見士偉此事令明當發內通不可不速圖也於是物意囂然皆以爲仁傑將害士林浚慶主之云乎李鐸聞之使朴受徃問其故曰止之受見仁傑具以物意告仁傑驚曰我豈害士林乎但以方叔(沈義謙)爲未便耳受曰南袞輩神武門遺跡公豈踵之乎仁傑大駭曰士林疑我至此乎權轍亦使人止仁傑

仁傑歷見轍及朴淳自明士林駁異之仁傑乃歸士林之疑不定或以仁傑爲受闇昧之謗

戊寅八月以白仁傑爲議政府右叅賛仁傑雖在畎畒不能忘懷於時事每歎時人不相和至是老耄欲請趙先祖從祀　文廟上京大臣憫其老且窮白　上請使奉朝賀以給祿未幾仁傑還歸坡州　上不知已歸特命拜右賛聞其已去　下書召之仁傑上疏辭職不允遂上京謝恩因得入侍耳聾氣急不能聞天語　上有所聞多不能答　上憐其向君之誠頗示溫慰之旨識者以仁傑之進爲晩節之疵云 並石潭日記

己卯五月知中樞府事白仁傑上疏言臣前侍經席老耄昏暗不能仰答　聖問退而聞同時入侍之言　聖教有曰今時朝廷何如此正老臣所欲言者也臣在草野竊聞搢紳間有沈義謙金孝元分黨之說當時大臣與近臣議作鎭定之計啓於經席兩出補外然朝著不靖浮論雲興稍涉於義謙儕輩者指為之西稍涉於孝元儕輩者指謂之東朝士皆入指目之中駁論一人則衆必譁然曰某是某黨故被駁也薦用一人則衆必譁然曰某是某黨故被薦也無不指以為私情而臺諫銓曹亦不能措手足為士類者雖欲慷慨論劾恐上疑其相

攻擊也下峩其斥已也東西二字是亡國之禍胎也士之特立者世不多見而庸碎闒茸者亦不可用則今日可用之士皆入東西之目矣以東擊西不可以西攻東亦不可若欲斥盡東西則是空 殿下之朝廷也必須調和使之同寅協恭者其君子之論乎又言趙光祖功德宜從祀 文廟又言飭邊備修軍政繕器械論西北山戎南邊海寇事疏凡數千言 上優荅之令政院謄書一本入內備覽焉宣廟寶鑑

李珥在坡州白仁傑在京欲上疏極論時事兼進保合東西之策而恐其辭不達意通于珥使修潤之珥雖知仁

傑衰老而憐其憂國之誠臨死不渝乃依其言畧爲一段文字以送之至是年夏仁傑始上疏其論東西一款頗用珥文字而仁傑踈脫向人不諱詡曅與李友馨往見仁傑曰論東西一款何以與李珥之疏意果相合耶仁傑曰此議論出於珥手矣於是士類喧傳不已

九月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白仁傑卒仁傑少從趙光祖學深服其爲人及己卯禍作之後雖韜晦不事檢束而其中好善不衰也乙巳之難言密吉之非得罪竄謫者累年朝論漸解還居鄉里今　上朝被擢用不久陞亞卿　上每重其氣節耆頤甚優幸未歲被人言歸鄉窮

之京畿觀察使尹根壽啓其狀　上命給食物仁傑上
疏謝恳請以趙光祖從祀　文廟　上不允仁傑雖不
能下學問之功而每與成渾李珥論學雖老而不廢珥
每曰白公之識見雖差八十之年矻矻論學不談他事
者只此人也仁傑與珥論先祖李滉優劣珥曰論其資
禀則静菴絶勝矣語其造詣則退溪爲優仁傑掉頭揺
手曰大不是退溪安敢望静菴乎厥後仁傑薦成渾李
珥可大用而珥有輕率之病云人或乇之仁傑曰栗短
静菴擬以退溪之下故吾言云然仁傑憂國之誠至死
不變而才非適用只喜慷慨立論而已成渾嘗語人曰

白公之才比於圍碁則有時高着可敵國手而有時亂著非可倚恃之才 [睡石潭日記]

仁傑老不任事雖在京士大夫不之重仁傑不以掛意祿米騶直皆歸之道峯書院命駕往來宿留之寓景仰之懷至是疾篤 上聞賜醫藥及卒 下教曰賢宰卒逝予心衋慟吊賻加厚仁傑高邁踈曠慷慨有氣節卓然志不忘溫飽初師趙光祖景慕心服終身如一自乙巳之難冒萬死抗危言他人莫敢先直聲振乎一時姦黨亦攝憚不敢肆其忿同時得罪者竄死相望而仁傑止於中道定配五年而放歸田里雖積年困窮而未嘗挫

志晩際登庸雖復齟齬而忠義之心白首不渝回事獻
替必極其意年踰大耋猶講學矻矻晝思夜索非性命
之書不讀處家貧儉服食粗疎泥塵滿席而不屑也
上重其風節終始眷顧不衰宣廟寶鑑
白四宰仁傑未釋褐曾受業於慕齋及以翰林見罷求為
驪州教授常往慕齋門下厥後每語乙巳年忠順堂面
對之事曰晦齋其時只合不參其對而一死而已何忍
與李芑輩一時同對乎慕齋若在世則有死而已決然
不參於其對也朝野漫錄
白參贊與許磁為隣交契甚厚許得異味必以分知白貧

也客啓初下人情汹汹大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等受
元衡風旨蹤跡詭秘莫保朝夕許請白具夕飯問曰明
日臺諫將論客啓子有老母奈何白曰旣許身于君安
可顧私許夕般誘脅白竟不從許歎曰明日子必死矣
白辭出許執其手曰明日是子爲君子我爲小人之日
也由是觀之小人之爲小人小人亦自知之矣
白希賢仁傑晚登第以正言拜南平縣令爲老母日設宴
遂得不治誚監司崔輔漢黜之崔會被劾於白人之多
言其報復 仁廟初崔以國恤挾妓坐廢 明廟卽祚
大赦崔復叙臺諫將論之白時爲獻納不可曰崔之挾

妓出於風聞難知其真君子勿為已甚何可復錮人於

聖世崔遂免崔深懼白之逞舊憾而白坦然不以為

意崔甚德之密啓禍起臺諫異議者多死白首罹于網

而得免者崔之力也 涪溪記聞

鄭惟吉

字吉元號林塘先彌之孫正德乙亥生十七中司馬
中宗三十三年戊戌登魁科賜暇湖堂歷吏郎舍
人直提學承旨副學大憲庚申擢陞禮判典文衡除
慶尚京畿觀察使吏兵判右賛成 宣廟癸未拜相
至左議政戊子卒年七十四

登第 中廟遣中使諭文翼公曰予幸學取士得卿孫為
壯元予喜得人
隆慶元年以貳价進賀京師到遼野車陷泥淖忽有㺚虜
數十騎猋至若圍住狀先是行李過此往往遭刼掠左

右僕御無不失色公在車中端坐不動虜兩兩相視曰
大人也舁出大達然後去

壬申　神宗皇帝即位翰林韓世能給事中陳三謨來頒
　詔初命公主舘待盧公守愼主遠迎儐接皇華故以
文事相周旋或頃刻連篇或險韻鬪富二使在　中廟
文運甚高盧公固辭不就於是改命交易人謂盧公之
腐翰湛思公之擊鉢清新兩得其所云二使一見云加
敬重每賦一篇先以草來視然後乃出請宴雖遽必成
禮語譯士曰吾悅使君風度欲常常而見之故不辭也
臨別至於出涕金淸陰尙憲撰神道碑

吏曹判書鄭惟吉被論而遆惟吉以名家子弟少有文名
且風度帶長者氣像比也朴永俊金貴榮輩則逈然不
同而以壬戌年間李樑憑勢跳梁而惟吉時典文衡性
柔不能自立頗循樑意欲引樑居文衡故士類賤之兩
司駁遆吏判
左右相闕以惟吉卜相物情不快而年少士類則以李文
馨自附東人故欲相文馨朴素立亦有時望而文馨奸
邪素立愚慢李珥謂朴淳曰李之邪朴之愚若得卜相
則相公豈免後世之譏議乎如鄭林塘雖有疵累有才
華風度勝於時輩所推者矣不如保全林塘之爲愈也

次補者金公貴榮貪鄙人品不及林塘矣淳以為然珥欲保全惟吉者以難其代故也時輩不知國家大計且欲引進文馨故必欲劾去也並石潭日記

拜右議政諫院論執 上諭之曰右相以宏厚之器和毅之度凌雲之才每困於書生之說豈非命也聖人猶不容世於右相何恨 上雖內重之而外伸言路之氣已而許遞

年七十八耆社即上章致仕 不許賜之几杖其謝箋有云意絕立黨雖信大防之孤忠討歎歸田欲全歐陽之晩節士林傳誦以為於此可見公之心跡

公風度凝遠人不能以辨色闚測而見者皆以公輔期之八踐銓司九典邦禮信心為準不以毀譽徇人國有大禮進退左右威儀可觀廷中望之燁如神人平生絶無矯飾居處膳服華而不侈儉而不陋接人和氣盎然人向之若春陽

尹元衡當國倚東朝横甚威福已出人莫敢忤為其子求婚峻却不納鄭汝立陰鷙暴戾衆畏其口側目視之嘗於 筵中極抵大臣之異己者為敲撼許左右無能難公正言斥之及設同宗會宗人有欲邀汝立者公不許後謀叛族誅人始服其明(並神道碑)

林塘以總角入贅元觀察繼恭門元與文翼公為友公囑于元曰須勸讀之不勤撻之可也元依公言勸之不從又欲撻之走歸于公仍不還元嘗問于公曰今則讀書如何公荅曰惟吉讀書日日不林塘卧房中竊聽之乃應聲荅曰祖主藥酒酒朝朝猛公喜曰君勿慮終當為大人 寄齋雜記

明廟丁巳秋 上御勤政殿行會百官宴仍御題秋日宴羣臣羣臣同德等七言律命與宴者皆限日製進時尹鈐平溉為左相以故不叅後因講筵以為人主令百官製詩進於浮華鄭大提學惟吉時以都承旨在銀臺至

引韓魏公二十年來得再陪之句以辨是亦故事時或不妨云鯸鯖瑣語

嘉靖庚申洪貳成暹遞大提學得請當出新大提學諸宰以次在坐貳成曰故例自舉其代薦禮判鄭公惟吉知事尹公春年同知李公滉仍進相位前曰李經術詞章宗合此任奈堅卧林埜不出何先是貳成乞免文衡荅辭有緣見新禮判何以有此辭人皆知 上之屬意於鄭禮判也是日林塘十六圈退溪十二圈滄洲只五圈領相尚震指滄洲名下曰此太少我宜圈之即圈其名下滄洲以此得六圈後日命以首薦多圈林塘拜大提學

鄭林塘嘗於夢中得夢隨魚鳥入江天之句後築亭於東湖名曰夢賚亭有詩曰白首先朝老判書閑忙隨分且安居漁翁報道春江暖未到花時薦鱖魚林塘後入相夢賚之稱似有徵矣芝峯類說

盧守愼

字寡悔號蘇齋光州人　中宗三十八年癸卯登甲科賜暇湖堂以吏郎　仁宗朝竄珍島十九年　宣廟初放還歷直提學藝文應教副提學忠淸監司大司憲吏曹叅判判書典文衡癸酉拜相至領議政庚寅卒年七十六

嘉靖癸卯殿試尹長源入場見盧寡悔之作語同入試場者曰作者不可及寡悔表非所長而乃爾能製若出榜寡悔之作壯元月汀漫錄

尹春年於先生童稚交也逐日来訪欲有所語先生覘知

其意每邀隣友李敏德於坐使不得發口遂爲邑所擠其後春年語人曰吾欲指寡悔以生路李敏德在傍無隙可語可散先生聞之曰吾之保有今日正賴此耳渠發言而不從則必殺我從之則吾平生盡棄之矣

配珍島島俗初無昏禮閭人家有女子則不通媒妁而露兵忍相從歡先生諭以禮讓婚媾有儀夷風遂絕並蒼石李埈撰行狀

丁卯十月盧守愼柳希春金鸞祥等皆復官爵乙巳得罪之人也被誣二十餘年始蒙恩命盧守愼以文行少有重名擢魁科歷清要乙巳奸黨忌其名遠竄之守愼謫

中間學益精有時吟咏多發於忠君愛親之至情著夙興夜寐箴註旨意精明士林傳誦清名益播至是拜弘文館修撰石潭日記

戊辰以盧守愼爲弘文館直提學兼藝文館應教守愼懇乞歸養父母 上曰守愼學行卓異將共治效恐未可許歸養令大臣議之李浚慶曰 聖學日進經筵不可無此人令本道監司敦諭其親來京可免遠遊之憂專意勸講 上從之

十二月忠清監司盧守愼上疏勸 上立志爲學以爲出治之本且進所撰夙興夜寐箴註解 上荅曰卿所上

章宗是格言敢不服膺且此夙興箴予前日受學於師
傅韓亂明亂明以此授予曰此暗室盧其所解予敬而
受之自此始知卿之爲學出類超群矣今幸復見予當
以此常自警焉
盧守愼居喪疾劇　上遣醫持藥救療守愼上疏哀謝疏
末陳戒六條云臣前日所陳立志之說誠能盡誠於此
則其他要務卽擧而措之耳臣猶有所憂者憂　殿下
所務之如何耳務討文義訓解而不務求義理事宗務
察政事瑕纇而不務立治道治法務攬柄權而不務合
於人心務循前例而不務斷以古義務悅諂諛而不務

愛正直務喜才藝而不務重器識茲六者皆臣病中之
過憂也 上答曰病中陳列愛君之忠可知矣予當服
膺自省 並宣廟寶鑑
辛未三月以盧守愼爲大司憲守愼自復職之後每欲退
休上章乞歸養父母言甚切至命授近鄕州牧以便養
親拜淸州牧使俄陞忠淸道觀察使未及赴任遭父喪
喪中得疾 上遣醫診視至是免喪 上素聞其賢特
命陞品拜憲長守愼懇辭不獲將南歸尙州省母 上
親敎曰卿不可一日不在予左右將母上京以全忠孝
可也曰命慶尙道列邑發轎軍護其母上京守愼感悬

流涕其母本居漢城以上来為喜故守愼不能辭退是
時李滉已卒重望在守愼而　上只加忌罷無共理國
事之志守愼所言多不用守愼亦創於前禍不復以行
道自任士林猶以賢人在朝倚而為勢矣
壬申七月以盧守愼為吏曹判書守愼起自謫中不久秉
銓朝野皆賀得人但守愼懲於禍患氣節消縮其為政
事一遵流俗模樣無擧措得宜之案士林失望
甲戌二月右議政盧守愼始出仕　上引見于思政殿月
廊慰問甚勤且曰何以無所建白而輒辭退乎守愼自
陳病不供職之状　上問曰近来天灾疊出民生困苦

何以為治乎守愼對曰至誠求之則可得矣　上曰予當盡誠求之此是為政在於得人之意固為要切但今日豈無可為之事乎守愼辭謝不對

沈義謙金孝元角立之議紛紜不已李珥見右議政盧守愼曰兩人皆士類非若黑白邪正之可辨可非真成嫌隙必欲相害也只是末俗囂囂囂曰此小隙浮言交辭朝廷不靖當兩出于外以鎭定浮議大臣當於經席啓達其由守愼疑之曰若啓于經席則安知不益致擾亂乎及諫院啓劾吏曹守愼疑義謙之勢偏盛乃於經席白

上曰近日沈義謙金孝元互言疵累曰此人言囂囂

恐有士林不靖之漸此兩人皆補外爲當　上曰兩人互言者何其耶守愼曰互言平日過失耳時旨授孝元慶興府使曰此人在朝使朝廷不靖當補遠邑吏曹判書鄭大年兵曹判書金貴榮皆啓曰慶興極邊接近深處胡入非書生所宜鎭撫累啓乃命換富寧沈義謙則拜開城留守守愼旣出孝元之後許曄尤其輕發守愼恐士類疑之乃對曄自明無偏黨之心矢誓重複識者笑之

丙子正月　仁順王后練祭百官脫衰自　上改練服仍服白帽白帶以視事自　上白帽視事之後流俗舊臣

咸以改五禮儀懷不平 上亦厭士類所爲頗悔輕變
禮官徇流俗之論請更議大臣
上命大臣獻領議府事權轍領議政洪暹以爲當於練
後從舊制以玄冠視事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守愼則
以爲當依卒哭之例而守愼之論尤詳其言曰白帽視
事之制斷自
聖衷旣洗千古之陋今不可中變且群
臣旣以白帽終期年之服而自 上遽以玄帽終三年
之喪則是詳於期年而畧於三年也輕重顚倒不成模
樣矣 上以大臣之議不一命二品以上廷議於是群
臣爭言五禮儀不可不從盖位高者皆流俗故也頭仍

白帽者不過一二人　上更命禮官商確以啓時禮曹

欽長官叅判朴啓賢亦俗士也啓以當從五禮儀

上乃從禮官之議諫院玉堂爭之不得憲府亦爭三司

交章累日不止　上更問大臣則淳守愼力言以爲卒

哭後毋改五禮儀則猶之可也今旣變白而練日變黑

則旣非古禮又非祖宗之制進退無據矣　上乃曰予

寧失之孠命仍白帽

丁丑六月　恭懿王大妃不豫　上命八道疏放　大妃

請于　上欲還給柳灌柳仁淑尹任瑠職牒上重之問

于大臣權轍等大臣依違啓達不盡言　上只命給灌

仁淑職牒於是三司交章請削勳而未允或謂右議政
盧守愼曰公少時居泮官儒生方喧笑若見公來四座
咸肅然斂容舘中凡有所議惟公言是從若有好議論
則雖不出於公士必曰此是盧寡悔所論也公少時名
望何如耶今者作相別無相業可觀而頃日 恭懿殿
未寧請 主上復任瑠之職 主上問于三公當於此
幾會盡忠正事而乃依違啓達使國是不定他相已矣
士林皆不快於公公何爲若此我爲明公不敢取也守
愼不能荅
戊寅三月左議政洪暹右議政盧守愼皆辭疾免相政院

啓曰二相一時幷遆人心不安　上笑曰大臣進退非
政院所當預也副提學李山海問李珥曰蘇齋遆相有
關於時事否珥曰蘇齋不能建明人多少之但今世雖
使經世之才居相位亦安能有所爲乎譬之工匠則蘇
齋乃拱手坐食者也雖無益亦無害蘇齋遆後若毁瓦
畫墁者代之則其害豈淺淺乎山海曰然於是弘文館
上劄請仍守愼之職不允 並石潭日記
辛巳丁内艱廬于墓側柴毁幾不保監司上聞　上遣承
旨宣旨曰禮貴得中滅性非孝聞卿執喪過禮毁瘠成
疾玆遣近臣勸卿從權又諭于子弟曰聞每夜上塚號

哭今後諭以予意固止之又屢下書令迓滉于京先生
不得已奉几筵入洛　上屢遣承旨勸肉終不承命時
領左相皆遞　上遣注書宣諭曰卿大臣也雖在守制
之中不可膠守常規卿其卜相以進鄭惟吉遂入相行狀
盧守愼謂人曰李珥於經席多言　上所厭聞恐其生事
我欲止之而不相知故不能耳珥聞之笑曰我退則無
言穌齋守愼號可無憂矣旣不能自言又止他人之言乎
日讀書何所見而如此乎珥問韓修曰穌齋何如人修
曰非但能文亦有儒藝而相才則極拙可惜珥曰相才
不可以技藝觀也古人則歷變履險氣節稱厲穌齋則

不然二十年遷謫之餘氣節消盡矣

李珥見盧守愼曰時論紛亂相公何不鎭靜守愼曰如我者何能鎭靜珥曰公不任此則更責何人守愼曰公不可退去珥曰今日之非金孝元者欲汲汲顯其非反起人疑當初裁抑自是得中人皆以爲公論及乎攻之太甚則士類反疑扶私釋憾欲彰其罪而反招是之之論非之尤力則必有是之益重者矣守愼曰此言正是須向諸公明言之可也 石潭日記

栗谷卒逾年而朴謹元等猶在謫乙酉六月朝講領相盧守愼曰三臣旣竄亂知與不知愛與不愛皆以爲過當雷

霆無竟夕之怒碩賜寬宥三臣若或罹霜露則恐有後悔 上顧謂大司憲具鳳齡曰三臣言珥巨奸珥果巨奸乎其直言之對曰珥雖不爲奸固輕率人也自是己見不聽人言本心雖不誤國使之爲國則終至於誤矣文章則有之守愼曰珥喜人佞己至於文章亦不致力但於對策雜以俚語浩汗不竭矣未久三竄蒙赦涪溪記聞

備忘記領府事盧守愼於甲申冬在政府承命薦賢乃以金宇顒李潑白惟讓鄭汝立薦進無非奸賊輩安有如此大臣乎予偶燭其狀跡而不用不幸而深信其薦而崇信登庸則逆賊之作亂豈待庚寅之正月哉雖然不

過知人不明或爲爲匪人所誤亦不可不警朝廷從公論處置翌日三公啓曰盧守愼一聽時輩作𢖍反自薦擧罪固難逃及其變生之後猶不知待罪而惟以歇後數語泛然陳啓其衰耗昏謬甚矣然不過知人不明爲一國氣勢所壓也守愼四朝舊臣老病已甚命脉如縷示以寬恕恐合事體兩司請削奪只命罷職朝野記聞

穌齋相公誠孝出於天性色養悅意無所不用其極仕退還家即着短衣入廚舍躬執爨具甘滑以進雖至達官未嘗廢也可謂孝矣松窩雜記

穌齋以爲返魂雖古禮我國居廬一節自是好風俗返魂

則居於好廬與妻子混處忘哀之時多喪紀毁敗大不
可也嘗侍經席力陳居喪返魂之非
穌齋於經席上三薦栗谷一日筵中自　上問賢才穌齋
對曰李珥許曄一日薦李某可大用一日自上問可爲
大提學者薦李珥李山海具鳳齡(並月汀漫錄)
盧佐郎守愼寡悔吾友也嘗問余子見學問人乎余歷擧
當世之志學者以對皆曰不然余曰子則見何人曰李
復古庶幾此問荅在癸卯甲辰年間追思之寡悔已於
其時見得學問大段而余則但知學問字而不知學問
事也寡悔時年僅三十可謂見得早也(許曄前言往行錄)

盧相國守愼乙巳名流也謫珍島二十年 明廟末年量移 宣廟踐祚徵入舘閣未十年置之端揆眷遇極盛爲文章奇健爲一時領袖其在海島所作詩多警絶膾炙人口如別其弟詩一句曰日暮林烏啼有血天寒沙雁影無隣咏事一句曰物議當年定人心後世公等作可見其全體矣晴窓軟談

盧穌齋守愼謫珍島守臣希時宰風旨困辱百端曰罪人安得玉食至貿粱米于山郡以給之一日夜明穌齋使童奴吹笛守曰罪人安得燕樂因其奴 宣廟朝穌齋大用其人遂坎坷終身

盧穌齋謫珍島十九年人定而寢鷄鳴而起冠帶端坐終日儼然一以小學自律彛聞彌高有安石東山之望 宣廟即祚収召賢雋公起徒中七歲而入相府公論翕然爰立之後一無所建明明有混世諧俗之事士林大失望

韓胤明字士炯有時名教授生徒 宣廟潛邸亦受業焉胤明曰論經義每稱盧穌齋之說 宣廟問是何人胤明言當今大儒以非罪放海中 宣廟傾心已久及即位錄用舊人之在籍者穌齋以典籍還朝七年而入內閣胤明先容之力居多君臣相遇豈偶然哉 並涪溪記聞

盧守愼乙巳被士禍少有直聲及爲相一無建白崔永慶
嘗語人曰盧政丞唾可用於治腫人問其故曰醫書未
言前唾治腫極良云 休窩雜纂
盧穌齋爲銓郞時負一時重名適與陳復昌入試院考試
卷之際兩人俱擅場後穌齋尙一造復昌之門値其不
在留刺而還復昌深幸穌齋之來訪每持其刺誇示來
訪者曰寡悔訪我値我不在而去此其所留刺也云丁
未寡悔得罪時陳營救薄其罪謫流配珍島十九年如
得放還不次超陞遂至大拜其間復昌以大憝得罪遠
謫甲山穌齋以復昌力救得生視復昌之子有如家人

復昌之子若耒蘇齋第則親若子姓不通名直入云

盧蘇齋謫珎島時有詩曰天地之東國以南沃州城外數庵有難赦罪難醫病爲不忠臣不孝男客日三千四百幸生年乙亥丙辰慚汝廬守愼將無辭補得公私底事堪一時稱誦不啻膾炙而句語未免優體詩可易言哉按公乙亥生而丙辰年作此詩故云客日三千四百蓋言謫居歲月爾

盧蘇齋於 仁廟在東宮時爲右司書晩年祭孝陵詩曰廟表全心 德陵名百行源衣裳圖不見 社稷欲無言天靳遐年壽人含萬古冤春坊舊僚屬惟有右司存可

謂一字一淚矣 濯斑 菴峯 記

近古國俗恍父母喪未及終制者皆用黑五十竹草笠垂黑木纓白衣白帶以至禫過而純吉蓋中古我國士人平時常着淡黃白草笠若今之上殿别監奴子及司僕寺牽馬夫輩所着者故也其後士類所着草笠變白為黑而禫前之笠亦從而黑矣白布裹笠則惟國恤着之令右相盧公已巳庚午年間遭父喪祥後以遽黑為未安用白布笠如國恤時所着者鄭直學澈亦倣而用之自後禫前之笠或白布或白草笠或黑草各任所見無定制申校理點於經筵啓議定以白布之笠然以詩素

冠篇黑經白緯之註觀之則黑笠固爲未穩禮曰期而
練冠縓緣縓猶絳色也則祥後猶未免純白亦未委其
允當否也淸江
㨿語

萬曆甲申春余隨沙潭省克兩公謁蘇齋先生於沙谷之
山廬是時先生年已七十矣燕居危坐肩背竦直慄慄
捧盤水及其命觴賦詩風流𡠉雅亦不出於繩尺之外
可見敬之一字爲先生一生受用之地不以老而蹔輟
也心醉而歸歎服屢日其年先生還朝又六年而下世
雖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則搜得緖言餘論
爲今日立脚之本者是惟可勉而鹵莽之資向往無力

歲月侵尋頹波如昨靜循初心爲之憮然上年夏竹磵
康使撰出先生年譜間以示余且要書一言于後於是
而曰其言以證其學曰其書以求其心則有問辨以致
其智有履行以充其實眞所謂深造而自得者也嗚呼
先生之學其本末可考有如是而嘗側聽於當世一二
之議或有譏其學術之非醇者謂於羅整菴道心未發
之說主張太過也余嘗觀整菴之學宗非與先儒相倍
而獨於心之體用之說未免爲張無垢左袒所論之異
良所有喩而先生之見偶同於此此固出於一時所見
之差而坐此一句語失觧却將有體有用之學便宜其

談空說妙何可乎哉先生之學之正如是而竹磵所錄又該而不煩非其心之有得於此豈至是耶然則此譜之有功於先生也亦大矣竹磵名復誠早從先生游得諸傳授者即的故其言皆宗錄也蒼石集

我東國始有文字先立佛學前朝群臣奉佛成俗程朱之教自麗末始到安文成始立聖廟鄭圃隱始始變禮俗二公雖不染佛學亦未能闡明道術牧隱陽村兼採並用之人也佔畢齋一倡真儒繼起靜菴以後道學大明牛童馬卒之後皆以佛學為恥習俗之變不難也至退溪聡中原禪學之懷襄講辨著述毫釐必察學者洽然

從之無敢異論盧穌齋自海中還忽爲禪學退溪大駭亦不能與之辨以詩句挑之而穌又荅之甚峻自是爲道學者間襍禪學宗自穌齋啓之真如朱子之時忽出陸象山也

穌齋自少厲志苦學祖述静菴并名高於退溪及在海中雖不廢學憂愁之餘詩酒遣懷始讀羅整庵困知記以爲廣大精微不下程朱用其説改作人心道心傳註又改定大學章句其言皆陸王意也還朝未久即大拜前後在相位十四年無所建明唯以盃酒戲謔度日謂之坐鎮稱爲賢相盖懲於禍阱摧剛爲柔占便宜之道想

其爲學志勤道遠又難中廢徑趍簡捷立幟而止其亦占便宜之道也 並澤堂集

昔 宣祖大王覽生生對策批曰韓柳文章程朱議論此聖人日月之明千秋折案也 趙龍洲撰穌齋

鄭宗榮　靖憲公

字仁吉號恒齋正德癸酉生庚子司馬　中宗癸卯

登第薦入翰苑歷校理應教關東嶺南湖南關西四

道觀察使承襲封八溪君　宣廟朝拜吏兵判官至

右賛成致仕已丑卒年七十七

從慕齋金先生遊時已卯未遠性理之學為世所諱公獨

研窮講劘慕齋大加稱賞

為副校理時陳復昌為副提學嘗曰宣醞乗醉切責復昌

之所為遂罰以巨觥言甚剛直傍聞者莫不悚懼而復

昌素敬公不敢加之以怒　並聽天沈守慶撰行狀

爲副應才與廉謙之選　明廟命賜宴于　闕庭賜樂及燭　教曰貪風大熾時習日非欲矯時弊以示勸奬之意酒非樂不備故賜樂今日日晚設宴故賜燭宜從容至夜　内殿亦賜樂囊潜谷舊錄

壬戌授度尚監司時尹元衡功屬及門客爲守令恃勢貪饕元衡爲設盛餞而托之公少不撓悉置之殿又有妖僧稱内旨伐　仁廟胎峯樹木殆盡公亦嚴治致之於死　内殿震怒命遆之三司交章太學陳疏得仍

癸亥冬朝廷以関西方伯屢經非人宿弊甚多欲其革之僉擧公爲觀察使拜賜之日賜耳掩虎皮曰天寒遠赴

故賜之旣到任撫綏徇訪補弊蘇殘西方專事弓馬無
意學文公至誠訓誨設印書局文立書院于平壤數年
之後登司馬文科者接踵
元衡之妻公之孽三寸叔母也元衡柄國擧世攀緣奔走
公獨毅然不附終始一節乙巳禍禍元衡初不知公之
心而只恃姻婭之厚招與論說欲使叅衛社勳公佯若
不解聞者元衡怒屢欲中之禍在朝夕元衡妻母滂泣
不食而責其女曰汝欲害吾宗孫何面目見莊襄(公祖允謙)
於地下乎賴此得免
丁卯春以進香使赴京及還 明廟賓天 宣祖即位公

啓曰臣到北京聞　皇帝好馳于禁苑又馳䮕花卉朝
會詣闕時見花卉多撞人　皇帝践祚之初馳馬䮕花
之事外國使价知之甚可畏也又曰　皇帝山陵皆在
一山之麓此　皇朝無窮之計也若歷世綿遠而國陵
每卜他山則民居盡為丘陵殊非可繼之道也公之啓
辭莫非啓沃之言人皆韙之
丁丑秋　仁聖王后不豫公以内醫提調在侍藥廳時方
盛夏藥爐回擁人不堪其苦公不脫冠帶終日未嘗有
懈惰之容
時薦拔人才専在銓郎故為銓長者必與私議而後行之

且於其來也皆爲之起居而請坐等事亦不令躬親及
公掌銓則曰上下官體重大何可廢也坐而待之請坐
亦令躬親卽倅以公事到私室未嘗開問所懷卽倅甚
憚之嘗引子弟告曰銓曹事體非他司比若不從容私
議則必有抵牾之事公聞而笑曰進退人物是其職雖
在公廳亦可詳論何必私議知事體者咸歎年少後進
頗有不便者

壬午請致仕歸田里優答不許嘗題詩曰用流六部令成
老端合田園　省愆又題韋世康之言曰祿不須多妨
滿則止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其止足之意如此

己丑春將歸原州時當夏祿命家人勿受曰平生國恩深重豈可臨歸又受祿乎遂上劄乞退 傳曰祖宗朝舊宰退老則有恩典乎考啓政院考之不得請令戶禮曹廣考而亦未得 特命給馬遣中使宣醞於漢江樓命一行子弟族親及餞送人員並入參書其姓名以啓自闕下至漢江道路聳觀都門外祖送甚盛旣還鄉鄉黨親戚提壺挈榼佳山勝水娛樂歌舞殆無虛日

公自奉儉約非公服未嘗衣錦布衣絛帶淡然如寒生戒子弟曰吾未嘗以飮食罪人亦未嘗求自便而貽害於人汝輩亦能以此爲心則庶乎寡過矣旣陞崇班又不

乘轎曰坐人肩上於心不寧少多疾病旣壯淸心寡欲
節食服藥遂爲無病之人年將八袠容顔丹渥精神不
替
當入經筵堂吏來呈進講之冊則必明燭熟讀齋戒易服
不敢肆然安睡　國忌日必行素到老不衰凢遭　國
恤雖在衰年卒哭之前未嘗從權慕齋卒拜覲其夫人
無異已親撫愛先生之子無異已子每遇先生忌必送
祭需狀並行
以鄭宗榮爲議政府右賛成時西人不得列于顯班故流
俗充斥于公卿之位賛成有闕　上命以正二品擬望

吏曹議于大臣則正二品無可陞者乃以宗榮及金貴榮應命憲府劾宗榮才氣短淺素無物望前在騎曹已被人譏不可拔擢諫院亦啓曰宗榮器量狹隘才智淺薄曾判政曹不恤人言惟妾婦子弟之請是循賄賂輻輳至有債帥之刺此人豈合陞於貳公之列乎上不聽兩司論之累日上曰宗榮可合貳公曾在先朝不媚於寵逮事寡躬裨益弘多但不如今人之矯激耳

石潭日記

鄭貧成宗榮氷蘗一節終始不變至入於清白之選而其長兵曹出衢路則有數十少兒兒列拜於前曰恭嵜乃

伐羅司僕也感公之恩謹此来謝如是者累十屢鄭公恠之博問親舊冀知其所以然之故有一人語之曰世言公受武人所賂伐羅一坐除其人為司僕小兒輩必聞此言而嘲侮之耳鄭公反求則其除武人為司僕也實曰其妹氏之請而妹氏謂武人為夫家孽族故不得不從之後知探問則其妹異受武人之伐羅而稱為夫族以誑公而實非夫族也公私見聞

李俊民　孝翼公

字子修號新菴全義人嘉靖甲申生　明宗四年己酉登第丙辰重試遂入史局歷玉堂承旨平安兵使監司全羅京畿觀察使開城留守大司憲户兵判右叅賛萬曆庚寅卒年六十七

乙卯李樑以副提學用事公拜正言將擧劾其專擅不道之罪樑㬋其徒擠之出爲寧邊接遲于外十餘年藥泉南九萬撰神道碑

甲子遷江界府使時樑新敗竄居境內公持酒往見歡飲如故樑不勝感愧指右畫屛請留詩其上公即書一絶

曰千尋古木連雲起數畝叢篁遶砌深棲鳥不猜飛鳥

樂歲寒相對各無心其襟懷坦蕩如此松谷趙復陽撰行狀

公天姿軒豁風調疎逸與人交坦蕩無畦畛而謹之自不

能窺其涯涘長於談論剖判是非別白成敗無不犁然

當於事理多識前代故事與人言有若身履其間而目

見之者遇事奮發激昂雖坎穽在前一無所撓避屹然

有壁立千仞之氣居家子弟不敢仰視莅官吏胥未嘗

識面性素簡儉律己極嚴歷官四十餘年登位上卿而

家業不長尺寸居常自著緜布衣家人不許衣彩服廐

不飼善馬庭不植花卉神道碑

大夫人南溟之姊也性嚴難於承奉或時有不樂公怡愉
嬉語以娛悅之大夫人雖盛氣不得不為伸眉頭大夫
人享年九十公亦白首左右奉養靡不曲盡宛然孺子
慕必俟大夫人就寢而退鷄鳴起問安然後赴公松江
鄭相公居隔垣每曉聞公屐聲必起坐曰李判書詣大
夫人所矣服公至行每見必拜一夜風雪極寒公又宿
醉未解侍婢告公少休公泣曰是何言也母親年齡已
高雖欲長侍其可得乎其在外有奉大夫人書雖奴隷
必上坐饋酒食

宣廟初年入侍夜對語及神仙事　上問世間果有神仙

乎左右皆言其虛無公曰臣則見之矣左右相顧甚訝
上亟問於何見之公對曰今朝見判書元混於闕下
平生戒酒愼色年今九十顏貌不衰步履如飛此眞神
仙耳 上爲之改容 並行狀
宣廟中年朝論歧貳公惡其傾軋一無所左右惟敬服李
文成公珥洗滌東西之論及文成沒而黨人攻文成不
已公痛之如私仇每於稠廣中顯言其誣罔旁聽者莫
不縮頸而公視之無如也黨人側目爭欲齮之而無以
中之然連蹇西樞不躡要路 神道碑
公雖欲飲酒引滿往往爲滑稽然而見有交言謟笑者幾

欲唾罵於人愼許可未嘗妄交遊所與善皆名賢志尚氣槪後輩如金公汝物徐公益特奇之獎進無間荐更危機百折不挫至于白首倔强如昔一時善類皆倚以爲重

始登第有一相識在史局者尉薦公及其爲銓郞衆咸謂公偶誤宜先入銓而不復薦引後其人曰事廢于家有老母貧窮甚公分祿俸及便養之物惠遺不絶乃歎曰吾有友如此而不知推困宜矣嘗以廉白薦一武人其人作牧駝羅送一駒公受而畜之久之遆歸來謁使人牽入其所騎馬乃款段也公曰武將不可騎如此馬吾

有馬合於武士帥與之其人後乃知其爲所送駒每服

公德量

在寧邊我幕日起居于兵使曲盡下官之禮兵使謝曰見

公器度非久於幕佐他日我必爲公管下公擁旄関西

而其人果爲肅川府使負弩矢先驅

在寧越時有一書生請見曰方讀書雉岳願得三年書粮

公不復問其姓名輒與之復告以運致爲難即使人輸

送後公長西銓而其書生爲佐貳曰我曾是乞粮生也

公始知之

初赴羅州州人惑堪輿家言以州無人才請移鄉校公題

其狀曰兀然端坐終日讀書如是十年人才不出更呈
呈者不敢復言狀並行
平安道疫死之民尤多而西胡頻有窺覘之漸方擇重臣
鎮之乃加俊民階資憲出按權轍問俊民曰子何以鎮
邊俊民曰若朝廷移民實邊則當盡安集之策若募民
增戍則當盡撫馭之策今不移民不增戍只仍舊而已
有何良策乎轍曰聞兵使以軍保皆陞為正軍云此是
良策俊民曰凡三人為一戶然後可以應役今者分三
人各為一戶則民不堪役此何異於破袂衣為二單衣
而自誇多衣者乎軍名雖多而調發之際必使將二人

助一人之力然後可以戰守有加兵之名而無其實矣

輙曰然輙又曰移配之民凡七十户矣分配于咸鏡平

安二道何如俊民曰自俊民觀之則令爲平安監司當

只以平安道爲憂自朝廷觀之則平安咸鏡無彼此之

殊譬如二字俱病恳受雖均當先救其病深者今者咸

鏡則病之急者也平安則病之緩者也七十户於平安

則有無不關而於咸鏡則有少補矣可盡送于咸鏡道

也俊民退謂人曰我有何策可以鎭邊寧效王欽若修

齋誦經而已 石潭日記

兵判李俊民呈辭 傳曰邊事孔棘之日司馬長官當久

於其任不可循例辭免況李俊民乃長者而曉達邊事
尤不可輕爲遆改即當調理供職如或再爲呈辭勿許

入啓錄癸甲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二

朴淳 文忠公

字和叔號思菴忠州人嘉靖癸未生十八陞上庠
明宗八年癸丑魁庭試賜暇湖堂歷吏郎教理舍人
直提學大司諫大司憲吏曹判書典文衡 宣廟壬
申拜相至領議政退居永平己丑卒年六十七
公生而穎異色甦氣清六歲金夫人亡養於庶母與群兒
戲爲揖讓周旋之容矣及知學文刃迎縷解不煩提諭
月開日益年甫八歲開口詠物吐辭驚人隣有訓蒙者
却不教曰吾敢爲爾師哉

丁未遭父喪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初朞猶啜粥盡三年廢書不敢讀廬墓之下毀瘠幾死杖而後起吊者大悅服闋入山讀書踰年而返癸丑八月首選庭試 明廟親試一經公神姿爽朗舉止雍容辨釋奧義應對精敏群臣目屬即賜第第一

在玉堂議林百齡謚時領議政尹元衡以同盟舊勳當路柄用乙巳餘孽恃之為城社勢方仇視直言士公入館察同僚皆刼刼有內顧色蓋廉固可羞貶輒挑禍舉依違兩端故延其事公奮然議上曰恭昭按謚法旣過能改曰恭容儀恭美曰昭貶之也元衡見即暗噫倡言於

朝曰彼百齡國之元勳謚無忠字意在叵測遂啓請鞫治公罪於是群兇附麗方怒目視公固已眈眈矣中外汹汹謂駭機朝夕當發賴安玹力救只得免官歸初公聞禍將發將待命金吾入室而衣坦坦而去家人不知有事及免官歸家幼女出迎公執手笑曰幾不得復見汝矣翌日歸羅州

乙丑以吏曹參議移長諫院慨然曰劾冀斬慝挽回世道吾責也死職耳回訪大司憲李鐸曰吾欲正元衡罪須公贊成鐸縮頸曰公亦赤老夫族也公徐譬之鐸許之公喜甚馳還不暇解衣取燭草彈辭翌日兩司並劾

明廟不忍於母后遲回者月餘公爭之愈力竟得俞允
元衡既逐左相沈通源猶居政府士心頗鬱亦相繼而
出百姓歌舞於道鄉閭之挾書為儒者稍益發舒始乃
公言父子君臣之道咸知順此則為君子逆輒危辱不
啻沛然有嚮道之志於是遂六行之士復枉死之官凡
舊政之蠹國病民者一皆洗滌公之力也

丁卯　明廟禮陟卒哭之前公處外不敢居內及遭遭
懿聖恭懿兩大妃喪持是禮不變中朝學士歐希稷奉
詔而來公以禮判儐接姿容清雅率禮無愆詔使心敬
及見公詩驚曰宋人物唐詩調也並白沙撰行狀

宣廟元年大提學朴淳啓曰大提學提學雖是同館閣之職提學之任不如大提學之重也今臣爲主文而李滉爲提學高年碩儒反居小任而後進初學之士乃處重地請遞其任以授之　命議于大臣皆以淳言爲然於是相換朝野記聞

宣廟頻御經筵辨問甚詳講官學未博者多憚於入侍矣朴淳入侍後出語人曰瞻　上玉容眞英明之主卒哭前御經筵只臨文讀之無質問之語群臣頗疑闕畧卒哭後則反復詳論出人意表是行倚廬不言之禮也群下不解　上意耳

以朴淳爲吏曹判書淳清介有志操爲善類宗主惓惓以
接引名士爲務其於流俗視之蔑如也大臣頗不悅及
拜銓長物情甚協而淳嫌其以新間舊累辭不拜命李
珥見淳曰當今時勢衰衰集清流靜以鎭物務積誠意
以感 聖心銓衡之任不可委之於流俗公若固辭使
小人操柄則是誤國也會 上不許淳辭淳乃供職先
是金繼輝謂李珥曰當今朝臣可當大事者爲誰珥曰
朴和叔淳字爲人表裏潔白憂國以誠朝臣無比只恨精
神氣魄稟得弱恐不能當大事白老攸心事不凡志功
愛君只恨氣麤學荒無以有爲若退溪先生則學精得

尊上得　主上之眷下負士林之重望可以有爲而終
無擔當大事意思恐是自度才不足耳繼輝曰奇明彥
狀何如珥曰明彥氣盖一世奇亦士也但自許太過無
溫讓受善底意思必不爲士所歸安能當大事乎繼輝
曰畢竟時望焉焉歸珥曰無已則歸於和叔至是渟果
被大用並石潭日記

壬申拜右議政　新天子卽位公進賀朝京華人素聞公
名沿道索題者甚衆故事外國陳奏者由挾門入公爭
曰陪臣出入旣聞命矣若表文則奏御至尊豈宜由挾
門入禮部不能難許入正門遂爲定式

仁聖王后喪有司議行叔侄之服公以爲 上於憲廟有
繼禮之義當服三年 宣廟從之
庚辰管内局一日 上暴疾公馳詣則疾已惟幾與左相
盧守愼入見 上執手曰不幸病至此恐不獲誓言嗣
諸子皆幼煩公等調護守愼悲泣不自勝公顧止之曰
愼勿爾也乃進而徐譬之時諸醫環視不敢下藥公遽
呼藥以進遂得徐蘇
公於經筵力言北道飢凶當先事綢繆發數策入以爲迂
及癸未之變軍興乏粮始服公遠見公與李栗谷珥等
獻廟堂擧無遺策 宣廟嘉之特命兼判兵曹事

栗谷被彈歸成牛溪渾上章救解　上問大臣以渾疏是非及珥罪有無公首言時人與珥不相能至欲劾去非公論也　上命竄言者時論大激至於兩司交章劾公以護黨數其十罪　上曰朴某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執不允公因是不安於朝退處江舍　上醫問交道命有司官致其所不受祿敦諭出仕公憖然入城臺彈再發復歸江上狀並行

丙戌五月前領議政朴淳久在江村托俗椒泉徃永平縣　上遣中使宣醞于門外淳即席賦詩一絶云答恩無路寸心違収拾殘骸返野扉一點終南看更遠西風吹

淚碧蘿衣　上見其詩知已决歸乃下旨累召皆辭
上下諭曰見卿䟽辭知卿斂迹不歸其於自處得矣一
時風氣之像不好前所以催卿上洛不使顚倒于草莽
者非爲卿也有旨到日即上道来居于京淳又辭不至
公卜築于永平縣白雲溪上絶口不道時事蕭然有出塵
之想日事釣採閒以吟嘯村氓野老挈榼相就欣然對
飮若將爭席學子来講輒忘寒暑所居有拜鵑窩二養
白雲溪淸冷潭吐雲床蒼玉屛及散襟靑鶴白鶴臺等
名號興至或一馬一僕放迹山水漫遊金剛白雲等諸
山傲然忘歸

前領議政朴淳辛淳自幼以文行著聞 明宗親試賜第

屬意甚重在館閣忤權臣意罷免末年復被擢用勠出

兩權士論始伸朝廷肅清及與盧守愼並相居位十四

年二人皆重望而人病其無所建明然淳自以才短於

經濟專務薦賢讓能故力薦李珥成渾終始協濟 宣廟寶鑑

公早知為學之方及長遂大肆力於群臣以至老壯道佛

之語漢晋以百家之書靡不貫穿而周知尤長於詩天

格清婉意悟沖邈獨得元和正派有思菴集行于世樵

厮皆能諷之

公受學於花潭先生得聞性理之説尤邃於易明曆之至

考索精深而其悟透自得之力為尤多中年事退溪先生所啓發退溪嘗稱與朴某相對烱如一條清水奇高峯大升亦言剖析義理明辨劃坊吾所不及晚與牛栗兩先生定為莫逆交嘗聞牛溪入城喜語人曰吾 王不亦為豪傑之主乎客客結綱綱得牛翁來矣時傳以為美談

癸未禍起論者謂公與牛栗相善至稱淳即珥珥即渾終始三入貌異而心一 上曰善類相從何傷於道昔宋孝宗言我是朱熹之黨今以予為珥渾之黨可也其見重如此

嘗搆小齋扁曰隻翠終日對案正冠帶飭儀容儼然對越
游泳有得則便欣然色敷如也望之只瑩然氷鑑即之
覺和氣襲人平坦樂易終日不見有崖異之行嘗言聖
人之學不可他求日用行事到底順理即　然若
不先明其理又何以得事之正也此格致之序所以居
修身之先也

公疾文體尚浮薄欲力變陋習而滌雪之論文章則首以
班馬韓柳李杜為本道學則又以小學心經近思錄為
階梯

公出入相府十五年惟謹守世業田未嘗增一畝州郡問

遺非親舊不敢受所識問訊不過起居而已至臨大議

定大計論議風發歸以儒雅莫能抗奪古云仁者必有

勇其謂公乎(並行狀)

書堂學士輩嘗於一日驟雨過後夕陽鮮明晴景可人共

賦詩以記之朴淳詩曰亂流經野入江沱滴瀝猶殘檻

外柯籬掛蓑衣簷曝網望中漁屋夕陽多諸公雖美以

為真有朔之畫(清江瑣語)

朴相國淳清修苦節人莫能及作相十年無闕失癸未為

醜者所擠引疾退居于永平地有水石之勝優遊自適

號思菴有一絶曰谷鳥時時聞一箇匡床寂寂散群書

每憐白鶴臺前水繞出門前便帶於其閑適自在之意孤高拔俗之標可謂兩備石潭日記

朴思菴容儀美皙如氷玉詩亦清峭近唐爲遠接使年四十五擧止端雅天使亟稱之旣免相退居于永平絶意世事清苦一節老而彌卲近代大臣進退終始如公者尠矣芝峯類說

奇高峯常言朴和叔處事疎濶殊無持重守文之意可慮常以拈出六品可當人若干徑稟于三公皆以爲可最後來言其意吾以爲此乃末世好事銓曹之意如此誰敢有違恨公未能洞察　祖宗立法本意爲此過高之

擧必有後弊以廢延孝成之行　成廟朝尙除黍奉久後出六品以趙孝直學問亦除初入仕衆論歸一乃爲六品　祖宗朝不輕用人必有深意且無取才者不可用間有高蹈可用之人而寧失二三人不可廢法典云

梧陰雜記

鄭介清曰沈義謙洪仁慶求見朴淳淳留置廊房教其婿李希幹及子侄輩介清亦受學於淳淳愛之如親子弟幾爲十餘年薦爲齋郎介清之於淳義則師生恩猶父子及淳失勢後介清反附時人欲掩其跡時往淳家致其款意人無不痛憤淳猶不較待之如一有言於淳者

則淳輒怒曰鄭介清豈敢如是乎一日介清往謁淳于永平白雲山下淳問曰汝自何而來介清對曰自務安本家來矣淳曰自此向何處介清曰與鄉人同行不可先後今日入京留數日還家矣淳女李希幹妻朴氏令女奴問介清去就於其僕其僕曰某月某日離家來京留廿餘日今始來此矣女奴曰然則以何事而久留京中僕曰如我遂旁下人不知其由側聞谷城有闕吏曹判書約以除授故昨日午後往判書宅昏時辭退矣判書即李山海也未幾介清果除谷城淳聞之曰介清本微賤若不乘時附勢難以立身何足怪乎混定錄

金繼輝

字重晦號黃岡光山人嘉靖丙戌生 明宗四年己酉癸第選入史局賜暇湖堂歷弘正吏郎舍檢典翰直提學吏議大憲壬午卒年五十七追錄光國勳贈吏判

四歲自知讀書八歲文理大通十一歲系京畿都會試十五歲慱極經史諸子二十三連魁庭試課試特命直赴殿試臺諫以課試許第必有後弊遂改正

癸丑尹元衡議通庶孼仕路盖元衡以其妾蘭貞爲妻又欲其所生通籍故有是議公以玉堂恭下劄論其不可

事遂已論者屢之又還給沈貞職銖貞是己卯奸臣斬伐趙文正諸賢者也時頗有紹述其餘論者故有是命公以正言極論其奸兇之状復削所復官職

時權奸當國以言爲諱經筵進講惟以分章析句泛然塞責而已無啓沃之寔及公登筵援引經傳出入古今專以格君心爲務見者嘉歎稱之以真學士時當乙巳士禍之餘人心戰敗不復知清議公在銓曹與金弘度金虯諸人爲友激濁揚清分別是非以爲通塞之權衡自是人始知邪正之辨矣

公始與金汝孚柳墳同在槐院時汝孚每侵墳曰汝之險

類汝兄堪也公言于金鎮曰柳堪見忤乙巳權奸有何
罪惡而必擧其言辱其弟汝孚非慕齋之子乎汝孚嚮
之以公與弘度痛斥元衡之語告於元衡元衡恚甚必
欲報之汝孚以檢詳欲亟陞舍人請於吏郞金虯謂其
母病將死願爲舍人以濟喪事因涕泣以示急切之狀
而歸輒宿於娼家公與諸公共斥其惡汝孚乃行膚受
之譖於元衡以嫁禍士林盖元衡之黨判書權纘爲之
謀主也由是一隊名流或竄或罷而公則門外黜送公
遂退居于連山先墓下蕭然一室只以經史自娛而已
時明廟無嗣至于末年尚未建儲朝野憂之而大臣以下

皆莫敢言公將上劄請之而長官托病巧避公與他僚
陳疏建白時論嘉歎
萬曆癸酉朝廷將行軍籍陞公嘉善拜慶尙監司嶺南地
大物衆簿牒如山公只酬手題剖決如流嶺南之人至
今稱之以神明論者謂劉穆之無以加之
仁順王后昇遐 上下教曰 大妃嘗臨朝聽政群臣似
可行三年喪令大臣禮官議公以大司諫謂大司憲柳
希春曰此事誤定之後則爭之甚難不如固爭於初也
乃率兩司伏閤以爲 王妃之喪自有定制今不可更
有他議其議遂寢

持平閔純上疏請於卒哭後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
論者以爲卒哭後玄冠烏帶載於五禮儀
祖宗朝所定行之已久非後王所可輕變公與栗谷先
生建議曰喪禮之不古久矣曰此幾會所當變通以從
近古之禮左相朴公淳右相盧公守愼亦以爲然大司
憲柳希春難之曰當守　祖宗舊典且人君居喪與士
大夫不同公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所謂不同者出
於何傳紀乎希春曰權德輿之言也公曰讀書萬卷乃
無所見而反從權德輿之言乎希春默然無以應於是
公之議遂行曰爲國朝定制時卿大夫有識見者少徒

守俗論見公之議多發慍言至有泣下者公不復顧籍輒引經傳以譬曉之必得歸正而後已識以爲重而流俗則側目矣

左相朴淳爲士流所倚重而年少喜事者忌之會殺主獄起而涉於起 上命左相治之而無驗釋之忌之者挾此圖去左相至發憚論公斥其過中而遲風論者皆喜事者黨反移怒於公劾遞公憲職仍出爲平安道觀察使副提學李珥以公練達時務明習典故不可令去朝 上章請留公竟不能得而擠公者亦不容於公議(此一條用象村所撰)

恭懿大妃薨禮官議定服制于大臣領議政權轍援引宋
高宗服元祐皇后孟氏之例定　主上服爲齊衰杖朞
公倡言曰　明廟承　仁廟之統　主上又承　明廟
之統當爲承重服三年轍猶執迷不回公力主三年之
議而大臣朴淳等又是公議故事遂行
戊寅　上親政之日下敎吏曹曰勿用矯激者專取醇厚
之人公曰　主上此敎是矣然人君偏主此意則柔佞
者得醇厚之名剛直者受矯激之謗爲害不測矣是時
仕路溷濁貪官汚吏接跡於朝公爲大司憲謂曰若無
別樣擧措難袪宿弊遂汰去數十人皆大家子弟怨嫉

者益多
時王子衆多而儲嗣未定人皆憂之而不敢以爲言公入侍經筵進言王子已長不可無輔導之助乞擇經明行修之人以爲師傅公非不知此言大觸諱忌而所關甚重故自不能已也南彥經貽書于公曰此不須强執公抵其書于地曰鄙夫誠不可與事君也
時以珍島郡守李銖載米行賂事臺諫並劾尹斗壽尹根壽尹晛公爲大司諫受暇在外聞之曰士類處事當十分明白豈可以曖昧之事遽起大獄乎年少輩處事不公不可與同事寧得罪於此輩而退可也及至還朝乃

啓曰尹斗壽等或以學行或以村器並被擢用久在銓曹臧否人物仇敵滿國今其受賂虛實未可知安知非陰中者之所造言乎徐待獄事之成治罪未滿而今乃以意徑先拈出三人之名從請治罪非公正之道士類進退所繫非輕也於是年少輩群起而啗嚇指以爲亡國之言臺諫避嫌而 玉堂劾遞公

公旣大忤東人人皆乜之公曰我旣失時輩之心時輩必不容我而我亦不忍爲其所用矣我之銘旌書以大司憲不亦可乎

國家有宗系之誣久而未雪 皇上雖有修改會典之命

而未蒙頒降輿情欝抑栗谷慨然請擇專對之才 上
允之朝廷以栗谷與公文章學識為一代所推而栗谷
經學不可一日不在左右竟以公應命 上將使公自
擇能文之士為書狀質正而拜賜之日觧御衣衣之親
執爵以勞其行寔希世異數也
公天質超卓不拘小節容貌坦率不事檢束言語豪放間
以詼諧而德量閎深恢然有不可涯者與栗谷先生奇
高峯大升為道義交栗谷嘗稱重晦學識該通德量恢
弘可任經濟累而言于執政大臣而竟不能用識者恨
之公雖不盡循下學規範而能先立其大者操履見識

自有人不可企及者臨事決疑率口發言而動合古誼

朝有大議論雖師宿儒必讓公莫能或之先

平生不以家事經心只守先業不增一口之籍數畝之庄

常處朴陋之室至於衣服飲食無少營爲案几什具一

不收拾隨所遇而安焉娣氏與娣夫得心恙處事顛忘

且欲專家財多行乖戾之事公盡從其所欲竟得其歡

心焉幼時伯父庶尹公取而養之擬以爲後至于二十

餘年而公開陳義理曰禮爲人後者必以支子國法亦

然吾是吾家長子而出後則與瞽相之所擯何異庶尹

公感悟而聽之然依國典服相三年以報其養育之恩

公於人雖小善必揚而稱之其過失則必放過而不甚非之善善長而惡惡短所與交並一名流皆以才俊自喜而獨公好賢下士若飢渴苟有學行者則必與爲友誠心許與接引親賓門無停客有識者服其義不肖者懷其惠

聰明邁倫眼力絶人看書人一行已過十行凡一經於目一過於耳者終身不忘左傳列國事宗人名地名最號繁怨難記而公少時一閱至老瞭然自傒我東以至天下之廣山川道里城邑兵食之形勢名宗與夫法令典故人物顚晦無不羅列心胸人有來問其答如響至曰

此在某書幾卷幾板第幾行他人姓出族派亦皆存識

人或問之則曰某是某人之子孫某是某人之祖先有

人偶得　成廟朝官案歷指而問之則曰某是文某是

武某是才某是不才今某子孫有某某拈出其中二人

曰此則不知必是卑微之人以雜術偶升堂上者也後

驗之則果然矣按節嶺南時列邑所上簿籍公一閱便

了有營下典吏失一邑軍籍請稱其縣吏上公命吏執

筆只授其名盡厥數一不爽焉又識見高明先慶未物

百不失一嘗曰某人執政則必用某人大為國家害又

言某人之害雖深不若某人之害為尤重人有疑之者

公曰不須多言八九年君必見之矣皆如合符節

戊辰間忽歎曰洪曇爲吏曹判書金判書殆哉所謂金判書即公從叔父鎧也人問其故公曰洪與金判書登相親必引爲大憲爲大憲則必斥士類而自敗矣金判書後果以大憲白　上曰今日所謂士類幾爲己卯矣舉朝驚駭竟以臺論被門黜

少與朴啓賢李俊民李遴談話於槐院諸公謂曰試言吾等之前程公笑曰君沃子修爲兵曹判書而子修後於君沃矣君沃啓賢字子修俊民字也又曰叔膺則與魚瑄之同矣叔膺李遴字瑄之魚瑄字也其後朴與李先

後爲兵判魚與李皆以守陵官陞爲判書李心服之至老而言之不已

公與沈青陽義謙比屋情分甚厚自戊寅以後沈甚孤危詆之者取顯仕救之者斥不容如李山海最昵相好者而匿其往還之迹反倒戈以擊之公歎曰沈在朝行事別無罪過而有扶護士林之功何可以人言而有間於平日乎待之如初此雖於公爲末節而其不以榮辱動其心可見矣

朴思菴簡潔少許可而公沒後言及公必亟稱而歎之曰

重晦少與金重遠齊名重遠亦氣槩脫凡而重晦則學

識高邁處事明達宲是當代第一人物而止於斯寧不為國深痛乎安判書李弘亦每追思公曰重晦吾儕中起出人物也昔者遇事而問議焉則後未甞有悔尹月汀根壽甞言庚辰辛巳間栗谷欲以公更擬三司長官之望則柳相成龍止之曰姑徐可也未幾公下世矣又曰戊寅公為大司憲洪可臣為持平洪發論欲劾吏曹佐郎趙瑗公不能止將呈告遆職李山海來見公力勸出仕李既去公謂人曰此人如老狐不知此後幾番捉了多少人也又曰丁丑戊寅間歷訪栗谷于花石亭栗谷謂余曰今也相位有闕時論皆歸子膺李真然必欲

求眞宰相則重晦其人也嗚呼栗谷眞公知己也哉並公子長生撰行狀

先
王朝金公繼輝博學能文負一時重望而官至叅判孫
公軾別無循歷揚稱而驟陞嘉善金公謂人曰孫軾亦
嘉善吾亦嘉善聞者大笑盖金公非娼嫉者乃慨歎之
言也芝峯類記

朴應男

字柔仲號退菴又號南逸潘南人嘉靖丁亥生壬子

司馬　明宗八年癸丑登第選入史局賜暇湖堂歷

吏郎舍人直提學官至大司憲壬申卒年四十六

幼不喜狎美儼然若成人人已知其爲遠器甫八歲而孤

服闋隨大夫人至都下寺正公館柳斯文祖訒使敎公

兄弟日有課程稍長游於成東洲悌元李履素仲虎之

門遂自力于學不專以科學爲務圭菴宋公麟壽適到

東洲第見公歎曰司諫可謂有子矣弱冠學益成游泮

宮屢魁其試拜聞譽蔚尤以次退之南山詩弔伍子胥

文稱于時

拜直提學時群小耽耽善類顚亡以發會應教朴公淳議

林百齡謚宜　贈以恭昭尹元衡謂百齡故元勳而謚

無忠字意可知乃許之　文定王后震怒命朴公詔獄

其禍將被及士林公為之周旋得寘事遂已

拜大司諫劾李樑擅專之罪初樑夤緣戚里市寵貪權無

所不至清議齮之及東銓衡氣勢張乃引李戡為大

司憲尹百源為司諫遂誣一時士類謂假托為善宗訕

國政將以次芟剪去而无忌公先致慇懃意冀一過門

門長者亦皆言大夫入年高宜少為屈公終不往樑畜

憾彌深首書名怨籍公聞之怡然不為變至是與大司
憲奇大恒悉陳其罪請遠竄並論支黨有差 明廟即
允許士林為之增氣
明廟猝有疾追大漸之夕而領議政李公浚慶尚未及入
闕公手為書以宋朝文彥博直宿禁中故事責之李公
大驚即至是夜受顧命當時詔使檢討許國給事中魏
時亮已歷境 宣廟以旁支入承大統國勢抗揑機務
轇轕人不知所措而公方在政院既分掌禮科復兼察
知申之任遇事處變上爭下規曲盡情禮及陪 上迎
詔使于郊外兩使聳歎不已曰國王以如彼妙年動必

中禮得此賢君豈非東方之福是蓋 宣廟禮敬 天至
足以動華人乃其臨時稟啓揖讓進退無少違者大抵
公之力也
復長諫院 大行王發引禮官議以爲 因山日尙遠宜
令從官還都及期以出又議虞祔亟終獻其間稍久宜
自 上設幕次少休公啓曰惟 大行王在位二十年
仁深德厚擧國臣庶孰不被其恩澤而一朝弓馬遽遺
群臣攀號悲痛莫及況當今日欲使梓宮獨留於喬山
風露之地其爲臣子者乃敢偃然還處於厦屋是豈可
忍爲而亦豈有是理哉請勿令從官還都虞祔時幕次

蓋慮玉體露動而設也然竊伏念奠獻之間儀節無多
祭享重事不宜苟簡況當祠服之初宜從禮制以服民
心請勿許出休答曰所啓甚當禮官議非是其允之時
論莫不歎賞至或有讀之掩涕者

還長銀臺　宣廟初御經筵進講蔡氏書傳公遂進曰筵
臣請講是書寔非偶然計莽理學工程自有次莽先讀
大學以立其規摹次及論孟以究其蘊奧要以統會歸
趣於中庸則尺度權衡無不各有定理然後進講經典
兼讀大學衍義爲當仍達修己治人之要本末明備復
陳列聖好學成就之效曰今内藥房即古之集賢殿也

臣聞 文廟與諸學士討論日昃或乘月步至直廬相
難至夜深不倦以此朝臣朝退不敢解帶其勤學好賢
千載所罕伏願 殿下深軆此意日與儒臣討論以進
聖後學 上改講大學其次第一視公所進言
屢拜大司憲時德興大院君夫人練日迫 上欲遣官致
祭禮官以國恤允享祀皆廢執不可大司諫白公仁傑
獨啓請之至以 陵廟行禮爲據且有越視秦瘠之語
冀其感動 上聽公廣攷禮經啓曰禮爲人後者不顧
私親 殿下入纂大統其不得遣祭甚明且 陵廟所
行是 先王不可廢之祀而至引此爲言不亦謬乎仁

傑忠直人保無他心竊恐希恩固寵之徒未必不以此
為藉口異日之憂有不可勝言者　上竟從仁傑
初邊上捕得一船朝廷疑其為賊遂之或曰是漢人也亦
不能明至是復獲同來者始審其宗狀禁府啓以為此
人悉知前事若還之上國必生他慮不如並除以絶口
公繼入府聞之愕然責同僚翌日入對筵中極陳其不
可有曰初以為水賊而殺之猶可今乃明知其漢人而
復欲殺之　殿下平日至誠事大之意安在雖使　明
天子知之邊上設鎮禦寇有國常事其人犯禁出入海
中為邊將所捕初以為水賊而殺之今乃明知其漢人

故還送云爾則言順事直雖天子豈不以爲然夫以上

國爲不知而殺之乜未安請命更議移咨以還之大臣

持之竟不得行

明宗禫畢始祔文昭殿先是元衡秉國謂仁宗未踰年

之君别祀延恩殿至是輿議非憤欲與明宗並祔首

相李浚慶以爲文昭七位已滿仁宗不必祔於是三

司交章請罷其鋒甚銳公揺手止之曰原吉厚德重望

國家賴以安不可囘一失而遽肆大攻我則斷不可爲

必欲論此先去我可也衆論益激會李公亦自服其非

議遂以寢

庚午久在憲府欲少祛宿弊以厲人心如四館侵虐新来

監察朱衣為戲其他各司痼習皆隨事諭啓革罷國俗

市上男女襍坐公每以為恥及是亦設法使分左右以

達于行旅及公去職卒不行

嶺南有上舍生河流以同鄉婦女失行首率卅人焚其廬

而黜之及按驗久無宗狀公在憲府時以為此事本晻

昧至士人私自鳶治其漸不可長文移本道將因治而

一時薦紳名流率多右流者復入對筵中遂及之或曰

此儒生狂狷不可罪公極論其罪狀仍啓曰臣跡此輩

所為宗乃無頼之行非復儒者舉止何則士族失行非

薄故誠欲正其罪鄉告于州州聞于朝廷盡得其情而處之未晩今乃不然私自結黨焚黜無所稟畏是異儒者之事乎且聖門所謂狂狷豈爲此輩而發也不治必有後患　上亦駭允之

李相浚慶臨終上劄以破朋黨爲訛謬此上下疑阻公卽啓論其未安之意並寫朱子與留正書以上復回召對進曰自古人主惡聞朋黨之言故小人欲禍士林者必以此爲嚆矢近來一二年少之人欲爲聖朝厥公論格君心以展布其所學顧大臣專務安靖以此展轉相激至于今日遂使人主孤立於上自生惑亂而亦莫知恤

惟 殿下察焉 上曰私相朋比故乃孤立無助耳對
曰君子以同志為黨其引進善類將欲共圖國事期臻
至理是以聖主不患其為黨而惟患其黨之不多不惟
患其黨之不小必引其賢臣以自為之黨然則何憂乎
孤立仍陳小人情狀且引時事反覆不已又曰呂大防
初以楊畏為善進用於朝未久畏首叛大防盡傾善類
此亦不可不知 宣廟為之虛心傾聽稍稍釋其疑及
退日已報午矣
公天性勁直持心峻潔風神凝遠不露圭角而志慮精深
是非自著質慤而不迂莊重而不滯

初司諫公從游松堂朴先生方用力於爲己之學不幸未究厥志公自少聞其說及事順素李先生誘掖不多已闖其門户於是公益服膺所以誦玩經義持養本源者交致其功日有開益當時李先生篤學力行尤以善訓迪名學者游其門亡慮數百人至論其終身向善任重致遠則咸推公以爲首焉

平居晨起入書齋危坐寡言未嘗有惰容觀書終日或到鷄鳴不止案上喜置易啓蒙通鑑綱目朱子大全語類等書循環玩味天文筭數亦多精通至於自治嚴正警省功至芬華靡色一無所近如遇疾風迅雷雖寢必起

具衣帶以坐性不喜交遊所善思菴朴公淳南峯鄭公芝衍存齋奇公大升相磨以道義終始不貳聞一善言及過失必移書以致勉戒此諸公至必閉户請論信宿乃罷一日於朱子書得格言走告南峯讀書有得不可獨見欲與故人共之嘗曰吾與柳眉菴語博聞强識則有之義理深處終未見釋然之論惟明彦終日言少無礙滯而至其精微亦多相發往李退溪入都時雖屢往來質疑拘於公務未克盡吾意當一得休沐南歸極論於陶山之下竟未果也存齋亦曰吾友中惟柔仲讀書多有所得非流輩之可及稱惟柔仲可堪相業

教諸子一以禮義耳提面諭諄諄不知其倦每朔三旬必聚于一室通讀小學近思錄要以及西山衍義晦菴書節要自辨問其義理以究精微或使各言其志以發歸趣旁及經史古人出處言行靡不精熟授書之際雖值赴朝必親爲正句讀如務爲詞章泛看襍書必加峻責其言曰君子處心行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皆得以仰之可也又擧古語曰學者涵養本原一意窮格則氣味滋長蹊徑不差而義理自明矣又曰讀論語貽書戒之曰嘉言善行盡在此書汝等若勉勉習熟潛心體認則聖賢事業從此可尋至於富貴在天非吾所切望也

手抄司馬氏居家禮儀参以己意釐為七十條名曰家範
將稟于伯兄先行一家仍推之宗子家每謂廬墓東方
盛制自鄭圃隱以後從文公家禮反哭若歸家奉奠飲
食起居一遵古制則已世有名為從禮而手執朝論車
馬塡門妻兒混處託疾飲酒者雖相接君子思欲救其
弊莫如遵舊俗為愈也

登對之日必齋心宿戒及其進講出入諸書明白典則論
事慷慨直截不避忌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嘗於筵中
上問吏部近日承傳者不除職何由吏部尚書對以
由不持置簿公進言曰是咫尺欺 殿下奚必指鹿而

後爲然臣前待罪吏部頗識故事此皆先期輸紙筒中入政廳以待其取視何謂不持其人戰栗不能起後以實劾侍　上諸大夫終日迭休公獨鵠立不少動以是値朝會衆或喧嘩無禮及公在坐垂紳正笏不加辭色而班列肅然同輩皆憚之若亡刺背見人雖獲時名心知其不正則曰他日必行某事雖衆所不與如有可取則曰是長不可棄俱爲之抑揚甚力諸公初不信後皆一一符契人益服其遠識

嘗語從子某曰仰觀天象兼察人事大亂不久當作吾已老庶不及見恐汝輩終不得免對曰方今　聖明在上

寧有此公曰此不可恃近日人心漸惡國綱漸解隱憂
已多况朝著漸有不平之端而歷求其至誠徇國之人
亦未有指的此乜可懼吾雖欲退居田里若當斯世有
媒孽助朕必赴闕力論冀先塞其源而或復不幸則當
以一死相隨從子問時事若至此大人安能獨為公答
曰古人有隻手擎天衛日者有一言而能逆折奸媒止
萬師者是在吾誠之如何而已大抵愛身惜死惜死則
為國事不淂盡其心吾既不顧惟當鞠鞠躬盡瘁以荅
君恩若此身先死則天也 並玄石朴世采撰行狀
一日到書樓携小紙一書劉元城曰子弟可使從歲不讀

書不可使一日近小人一書不讀書顧匆入此堂付東
西壁上入不敢近
嘗舉李及知杭州市白集爲終身之恨張詠守成都三年
拼妓滿前一不回顧等語教子侄
硯匣書措心於中正和平之地以義理浸灌涪養之之語
又書見得思義四方
平生於色淡然嘗曰我則雖西子在前猶無意也奉使関
西方伯以房妓追送同處月餘終不變
九月都承旨朴應男卒應男戇直敢言外若不曉是非而
内寀有權衡累主風憲駁擊無顧忌人多怨者第以好

善故士類推許而且以中殿叔父被 上眷重士林恃賴及卒士類惜之{慵齋}

先王朝壬申年朴謹元爲都承旨以親耕時賞加陞品大司憲朴應男與謹元相切而廣坐中謂謹元曰不宜以此有賞典卽請改定允之今則賞典太濫而臺官罕有糾正與故事異矣{類輯 記峯}

公旣久出入風議之地每公退未嘗爲交遊造請常若寒士然人問其故公答曰吾以無似待罪三司凡遇朝廷賢邪是非必當一視公義之所在無所撓屈然後黜陟廢貶方能不愧於吾心今若廣交朝士商論之際不無

浸漸掣肘之弊是使吾不得盡事君之道也一時咸歎
其遠識記聞
沙溪金先生以公與先黃岡公爲同德彙政故素服其風
儀推爲當時善類之冠及後或論朝紳之讜直敢言輒
曰與古朴某何如云
公與同志諸公特相親尊目爲十友專以道義講磨幾於
無日不會十友卽許草堂曄朴思菴淳奇高峯大升鄭
南峯芝衍柳忝議祖訒洪益城聖民辛白麓應時而餘
二人不能記每會柳公後至輒高聲說義理一座皆喜
及公歿此會遂罷聞者歎之

李後白 文靖公

字季真號青蓮延安人 明宗八年癸丑登第歷玉
堂吏郞賜暇湖堂官至吏曹判書庚寅追策光國勳
贈府院君

少時犯路於方伯古伯令製詩公卽呈一絶白遠郊斜日
眩東西撲眼塵沙困北風誤觸牙旌知不恨浪仙從此
識韓公方伯大加驚歎禮而遣之或言此乃古人所作
而公借用云

爲咸鏡監司莅政清明務祛宿弊一道稱頌然辭減太甚
郡邑凋弊科外誅求民始苦之林悌有詩曰蕙折霜風

王委塵一時清德動簪紳可憐貊道終難繼相國醫民是病民𩔖說芝峯

李浚白以特旨拜刑曹判書浚白清勤奉公大臣薦之故有是除先是　上問朴淳曰刑曹長官每患不得其人請卿方論職次高下薦其可堪者雖在郎僚亦可擢用淳對曰　上教如此不勝感激臣請出與同僚議薦既出乃薦浚白故以特旨拜官

吏曹判書李浚白辭疾免浚白爲銓長務崇公論不受請托政事可觀雖親舊若頻往候之則深以爲不韙一日有族人往見語次示求官之意浚白變色示以一小冊

字多記人姓名將以除官者也其族人姓名亦在錄中浚白曰吾錄子名將以擬薦今子有求官之語若求者得之則非公道也惜乎子若不言可以得官矣其大慚而退浚白每除一官必遍問其人之可仕與否若除不合之人則輒終夜不眠曰我誤國事時論以浚白之公心近世無比

李浚白居官盡職律身清苦位至六卿霜素如儒生賄賂一切不受客至盃盤冷談人服其潔只是局量狹隘非廟堂之器金孝元常曰李直只是六卿之才若至作相我當論劾人以浚白與沈義謙相知故孝元嗛義謙

而發此云李珥獨曰李真果非相器孝元不為無見但無人勝於季真則安能劾其為相乎並石潭日記北方是豊沛之地而在要荒之外風俗獷猂與胡貊無異宣廟初李青蓮後白為方伯作文會書院于咸興以文敎道之州縣小民有能誦詩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為主客之禮人皆競勸文風蔚然策名登朝者相繼壬辰之亂能撥亂反正皆自號儒生者始若李公可謂真方伯矣

李青蓮為冢宰門不受私謁雖名稱堪為百執事者入或私托則必絕之惜人才者多病多病誠是也其視惟貨

其吉門如市者亦不可同日而語矣並浯溪記聞

鄭琢 貞簡公

字子精號藥圃淸州人嘉靖丙戌生壬子司馬 明宗十三年戊午登第歷三司吏郎舍人承旨大司成江原監司吏曹叅判判書兵曹判書錄扈 聖勳封西原府院君官至左議政後致仕還鄕乙巳卒年八十

登科初八校書館人皆以爲屈而公略不介意勤供職物議優之拜正言首劾尹元衡等專權誤國之罪謇然有古直臣風

壬辰海冦猝發直向京城 宣祖大王蒼黃西幸公以內

醫提調扈 駕至平壤賊鋒已逼朝議以鐵甕爲歸公以爲京城旣不守所恃者浿江天塹而又棄入深僻非計也中路脫有潰散之患悔之無及涕泣爭不得旣至寧邊吏民果先潰無可爲者於是分朝之議決矣公以貳師從分朝急趍伊川路梗不克達轉向義州一行危懼多變服顧望公笑曰天若祚我東必無此事設有不幸豈以私智免

向寧邊時同行諸宰猶不忘舊時習議論多不愜公以爲天下之義理無窮人之所見容或不同當此國事危急之日要當協心殫慮共濟時艱何不協之爲於是作異

同辨以沈義謚

初 上命諸宰各舉所知公薦郭再祐李舜臣金德齡等才可將至是再祐舜臣捍禦一方立偉功皆為鉅人名將而德齡以勇力聞賊甚畏之及當德齡被刑時公亟言其臨賊殺名將以自弱甚無謂 上亟命殺之賊果酌酒相賀云並桐溪鄭蘊撰墓誌

丙申夏 上朝陵卜日而雷震禁內公進言曰魯以鼷鼠示災止不郊今譴告非常宜克謹天戒深惟非時不舉之義 上為寢行其秋湖西賊李夢鶴就擒支黨招款約以拜 陵日慝作而不果聞者寒心

丁酉賊躙湖南羽報蜂午公上劄請自行邉曰民罹大創

勢將士崩朝廷命公遠甭不通烏可以　祖宗二百年

基業付之一擲而束手待亡臣奉哀痛之音往布德意

慰諭軍民父老率勵子弟相度形便控扼賊路要衝庶

幾萬一天幸臣愚朝夕老死馳突行間誠難自力顧先

士卒一死報效無負素蓄耳朝廷憫其老不許

時廣軍丁欲許私賤贖免且患軍餉之興議以功券収之

公執不可曰自箕子設法以来奴主分定猶君臣也安

有叛主而忠國者是將道之叛上而國不為國矣賣爵

本漢時獘政今又壞敗勲格安坐販穀之徒與出萬死

矢石者並列帶礪矣以勸鬪士武議者無以難（並東州李敏求撰諡狀）

己亥　上命錄臨亂遺君輩姓名榜示朝堂公以爲此輩固可罪但抄啓之日聞見或不能無失間有枉被者當此大霈滌瑕殆盡而此輩獨廢錮終身恐非與物同虞之意　上以爲然竟釋之（墓誌）

癸卯五月行判中樞府事鄭琢上疏乞致仕　上下其議禮曹啓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者乃是禮經而有德則君不許亦是禮經蓋人臣筋力已衰之後不可强縻職事而人君之不忍遽從其請亦終始優老之盛意我國古

制雖未詳知柰以見聞亦有所傳文武官致仕者有陞
秩給俸賜勅之典又有給驛還鄉月給食米之教前者
右相沈守慶致仕而加致仕二字於本御上引年請老
雖是古禮今無可據之例云 上荅曰禮經有致仕之
文國典有致仕之法前代有致仕之制惟我國獨不行
之似乎優老之意老者安之大夫懸車古之道也今琢
退去其鄉仍乞致仕從其願恐無不可遂議于大臣竟
從其請 宣廟寶鑑

李議政後慶善知己一見公深器之曰須類雖龍他日必
大貴在京師有相者見之曰君真仁人當濟萬命 墓誌

藥圃相公言少時見南冥臨別南冥忽曰我有一隻牛贈君君可牽去某不省所謂南冥笑曰君辭氣太敏銳恐𨅒之足易於一蹶爲以遲鈍乃能致遠此吾所以贈牛也某拜謝受敎今數十年幸無大過先生之賜也 李珹玉日記

少孤篤志學問精粹登第歷數臺閣時野稱薦一名臣必曰吳健鄭琢至老以左議政西原君致仕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在朝日無異 儒先錄

鄭政丞琢以草莽奮起登第拜校書正字直宿香室文定稱制將供佛命取香於香室公曰此是供郊社之物非

不從文定大怒命下吏物議多之名拜藹然歷敭清顯竟至鼎鉉爲人溫恭雖奴僕未嘗以惡言罵之其厚德足以致高位然有足恭之誚 涪溪記聞

鄭芝衍

字衍之號南峯東萊人嘉靖丁亥生隆慶丁卯以退溪先生薦授 王子師傅 宣廟二年己巳登第用舊學恩不次超陞官至右議政癸未卒年五十七

弱冠受業於履齋或遊於徐花潭成笑仙之門終以履素為歸門徒七百餘人畏公如先生每相遇輒竦然不敢放

公自少手不釋卷晚喜大學衍義及宋鑑為其宋時入才節義可以先儒旨訣亦自此可尋也

在玉堂因求言極陳時弊其畧曰聖學雖勤而少涵養本

源之仞求治雖切而無奮迅有爲之志以直道迂濶而莫爲讜言過激而不納事關權貴則未免屈法而循私心有偏繫則雖以公論而見拒云 亞柳淡受撰行狀

右副承旨鄭芝衍同副承旨辛應時以言事罷時青松府使朴愼元是吏曹叅判謹元之弟也族盛頗有勢力曾爲遂安郡守貪饕無厭及拜青松厭其邑殘欲不往而又恐被罪陰囑諫官啓曰愼元病重不可赴邑請遞芝衍等曾見愼元無疾明知諫官被囑不勝其憤乃啓曰諫官雖啓以有病而愼元宲無病矣於是兩司譁然攻芝衍等曰承旨豈可沮抑臺諫之言乎獨大司諫李後

白曰雖是諫官之言若有失誤則豈可不矯乎兩司以議不同引嫌竟請罷芝行等職

時沈義謙金孝元角立之說日益盛朝論紛紜大司諫鄭芝行問于李珥曰議論橫潰將何處置珥曰此由銓曹不得其人故也但當靜以鎭之終不可駁擊惟朴一初（謹元之子）所為不厭衆心此可啓遞而銓郎有闕矣若得公平之人補之政事得體而仁伯自求補外則庶可無事芝行深然之欲只駁朴謹元而僚議欲悉駁銓官其論甚盛芝行不能抑（石潭日記）

右相鄭芝行病重　上遣承旨問病且使陳其所欲言舉

所知以自代芝行書啓李山海早有公輔之望可大用又曰無係好惡之私永享和平之福卒逝後家人進遺啓有曰李珥志大才敏其心亦欲爲國效忠而率易踈濶喜於變更偏執已見若獨任則必有誤事之患又曰臺諫之言過激不中則但當斟酌不用而已至比於乙巳奸兇將加重譴則人心益激衆怒難犯此非但有累

聖德抑恐珥亦無以自立於世也　備忘記此啓辭荒亂無倫不足備觀况既已起草則何不即啓而至於卒逝數旬後始耶其間之事有難盡知姑置之休窩雜纂

明廟擇宗室子三人特選師儒授書鄭政丞芝衍爲教官

未久 宣廟卽祚越明年鄭始釋褐不次超陞十三年驟秉鈞軸鄭叔父林塘惟吉以資成主文衡朝夕入相而鄭方在場屋及鄭大拜林塘猶在卿列鄭相二年旣卒而林塘始入政府涪溪記聞

公先彌之曾孫淸介有德量有乃祖風以司馬嘗爲 王子師傅 穆廟朝登第歷敭臺侍十餘年驟陞崇品而物議翕然 公愈謙抑不自安官至右議政未幾卒海東文獻錄